

索忍尼辛的讜論

喬一名

——兼論其對季卿的批評

一

美國國務卿季辛吉 (Henry A. Kissinger) 在其名著之一——「美國外交政策」一書裏，闡釋當前國際體系的最大需要，是一項互經協議的秩序概念。他認為在今後的若干年內，對美國政策最深切的挑戰將是哲學性的：為一個軍事上兩極而政治上多極的世界，發展一些秩序的概念。亦即是美國必需藉助一個多元世界的創造性，把秩序奠基於政治的多極化上，雖然龐大的軍事力量仍然操於兩個超級大國之手。因此，「和解」乃成爲此一時期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手段。再者，主要的核子大國具有能够彼此摧毀對方的能力，爲了維持和平，即使犧牲道德、接受暴力亦需戮力以赴。

蘇聯流亡作家諾貝爾獎金得主索忍尼辛 (Alexander I. Solzhenitzyn) 基於良知與道義的勇氣，迭次公開演說或撰文，評論季卿的外交出過高代價，其所得僅是未定而短暫的基礎。他曾以「蒙着眼睛的談判」(Negotiations 'Blindfolded') 爲題，撰文指證季卿「和解」外交的不當，辭嚴義正，又不失幽默的風趣①。

二

一九七四年初，俄共機關報「真理報」指控索忍尼辛的行爲不可饒恕，這是指他不理會蘇聯官方的威脅，逕自授權西方出版他最具爆炸性的一本書——「古拉格羣島」(The Gulag Archipelago)，使他成爲一名「堅定勇敢，才華卓越」的作家。這本書是他的第一部非小說著作，長達六百頁，記述了一九一八至一九五六年間籠罩了整個蘇聯的祕密警察恐怖制度。所謂「

古拉格」(Gulag) 這個字，原是俄文「中央勞改營總署」幾個字的字頭所組成的。由於索忍尼辛自身曾在監獄和集中營裏渡過十一年的漫長歲月。平時，一些曾遭監禁的友人也常有信給他，他亦曾和兩百廿七名勞工營裏出來的人作過晤談。「古拉格羣島」的這本書，就是根據以上各種資料寫成的。他認爲書名即暗喻了蘇聯領域上佈滿着無數的集中營，猶如星羅棋佈的小島②。

在這本著作裏，索忍尼辛描繪此一羣島「在心理上已化成一廣大無邊的大陸，其上的居民盡是罪犯」。索氏亦毫不保留的抨擊列寧。他對於克宮辯稱史達林時代的「過激措施」只應由史達林個人負責的說辭，大加駁斥。他也極力證明，史達林時代造成的數百萬人下獄，列寧所建立的殘暴特務立國傳統，實難辭其咎。索氏如此抨擊列寧而表現的道義勇氣，較之他前幾部小說「伊凡的一天」、「癌症病房」及「地獄第一圈」均只論及史達林的恐怖，尤使世人感其勇敢可欽。

索忍尼辛的譴責所表現之力量和本質，大大觸犯了克宮的禁例，使得原已被遭圍剿的索氏，更爲克宮嫉恨入骨。一九七四年二月十三日，索氏在莫斯科的住家裏被蘇聯祕密警察逮捕。但由於遭受舉世輿論的指責，蘇聯不得不將其眼中釘放逐國外。索氏於被捕當日即被迫搭機飛往西德，開始他的流亡生活。

索忍尼辛生長於蘇聯的一個省城，在十一年「古拉格」牢獄生涯中，堅定了他的宗教信仰，因此一直是虔誠的俄羅斯國家主義者。他的作品往往讚揚平凡農夫的智慧，與鄉村社區的正義。索氏的相貌特徵及其坦率求真的個性，再加上他的特殊的經歷，許多西方人認爲他是個不凡的人物。

一九七五年六月索氏訪問美國，憑其個人一生爲人權尊嚴與爭取自由的奮鬥史，敢於挺身而起，誠懇地奉獻於美國人之前。他的議論有如海雨天風，挾以萬鈞雷電。

但是，也有一些人——特別是西方某些以自由主義者自許的知識分子，對他的言論或則充耳不聞，或則不求甚解，甚至加以歪曲和諷刺，認爲他所倡導的堅決反共論調，「不能形成具體的政策」。更有甚者，有人認爲若採納索氏的意見，將迫使美國的外交政策又回到五十年代的「冷戰」對峙了③

三

一九七五年六月卅日索忍尼辛應美國勞工聯盟領袖閔尼(George Meany)之邀，在華府全國勞工聯盟發表九十分鐘的演說。這也是他被蘇聯共黨驅逐出境以後首度正式演說。他所揭露的不止是共產政權的猙獰與共產行徑的罪惡，他尤強調指出西方政策——特別是美國的短視、幼稚與愚昧。索氏警告西方國家不可對蘇聯作無止境的讓步。他語重心長的指出：人類目前所面臨的已不僅是局部的和一時的危險，而是天翻地覆的災難。

索忍尼辛的首度演講，不僅獲得美國大眾傳播界的重視，就是整個自由世界亦給予極高的評價。索氏指美國的和解政策乃是無的放矢，因爲它的對手——蘇聯，是沒有絲毫的誠意。他說：「黑魯雪夫(Nikita S. Khrushchev)以前在你們這裏時說：『我們要埋葬你們！』人們不信他的話，覺得他是在說笑話。當然，現在蘇聯共黨更加聰明，他們不說『我們要埋葬你們』了，而說我們與你們『和解』。其實，共產黨徒的意識型態未變，他們的目標一如往昔。」④

索氏除一針見血的揭穿克宮對「和解」之虛偽本質外，他還透露了令人類髮指的殘暴的「扣押人質」事實。他描述所謂「扣押人質」並非逮捕共黨所想逮捕的人，而是逮捕他的家屬或與他親近者，在他面前射殺。這種扣押人質迫害家屬的手段，迄今仍然存在。這是共黨最有力的武器。因爲即使是最勇敢的人，視死如歸，而在他家屬或至親受脅迫遭凌辱時，依然是不能不顛慄的。⑤

索忍尼辛辛痛的回憶西方與蘇聯結盟，已鑄成歷史性大錯。他指出世界

上的民主國家有曾與蘇聯在一九四一年結成盟國，這究竟作何解釋呢？

索氏自己亦勉爲其難的回答上述歷史性之問題。他指出這或許是當時的政治家們張惶失措，他們對自己沒有信心，沒有精神的力量，在一片倉促混亂中與此一蘇聯極權攜了手。再或者這是一種故意的策略，民主國家不想保護自己，而想由另一個極權國家來保護。索氏感慨的說：「我不想批評這些在道德上的估價，只是就策略的本身而論，這是何等短視，何等自欺！」⑥索忍尼辛深刻的引用一句俄國古諺來比喻因政治策略之錯誤所導致之悲劇——「不可引狼制犬」(Do not call a wolf to help you against the dog)：意思是如果有犬向你襲擊，祇可與之對抗，切不可引狼來幫助你。因爲狼來到後，固然會將犬趕走，同時也會把你撕爛。據此比喻世界民主陣營本可將極權政體逐一擊敗——先是德國，繼之爲蘇聯。計不出此，轉而強化了蘇聯極權，又帶上另一個極權——毛共。這一切終造成今日的世界危險局面。

四

在華盛頓時期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三日晚，美國尼克森總統以興奮的語氣經由電視和無線電廣播向全美及自由世界宣佈：「越戰此刻已光榮結束。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季辛吉博士將與北越特別顧問黎德壽，今天在巴黎分別代表美國和北越在『關於在越南結束戰爭、恢復和平的協定』上初簽。參加巴黎越南和談會議各方，將於一九七三年一月廿七日在巴黎國際會議中心，正式簽署此一協定。」⑦未料墨瀟未乾，破壞停戰的事件即層出不窮。惟若對「巴黎停戰協定」有過仔細研究的人，對於破壞協定的事件是不會驚異的。

巴黎協定最大的漏洞是——越南南、北的兩方對其所控制區域的解釋。越南共和國政府極顧在地圖上劃出明確的政治區域。但是北越堅持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最後宣言中第六段所規定，位於十七度線上的兩個地區之間的軍事分界線只是臨時性的，而不是一條政治或領土的邊界。(巴黎協定第十五條)。由「巴黎協定」的簽署，導致三年後越南共和國的淪亡。此一突出而最近的血淚史，更使我們明瞭：索忍尼辛所說的戰後三十年來，西方不斷撤退，捨棄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不過一代而已，西方所讓與極權主義者，

遠較歷史上任何一個戰敗國所讓與者爲多。

無怪索氏論三次大戰已告結束，領導自由世界的西方大國已慘遭敗北。爲今之計，我們必須有勇氣與明白的心智來制止第四次世界大戰。絕不能再重蹈上一代的失敗覆轍。

索忍尼辛本人的智慧、歷史遠見和無比的道德勇氣，正好暴露了西方國家領袖的短視、怯懦和背棄原則；在此一對比下，西方左翼勢力的莫斯科聲譽都慌了手脚，忙在報刊上撰文對索氏刻意譏。例如美專欄作家克拉夫特（Joseph Kraft）即爲此左翼勢力的代表之一。克拉夫特認爲：「根據美國標準，索忍尼辛是從事一個落後的文化咆哮」。他接着又說：「索忍尼辛的見解和美國的實際現實毫不相干；對於他的崇拜是少有點凶兆的。我感覺到，對於冷戰的單純確定的懷戀又在那裏萌芽。」克拉夫特又寫着：

「以個人道德作爲尺度，據而拿來應用於國際關係，是不能產生較佳政策的」。「他的意見最脆弱的一點是將共產主義視爲邪惡的理論。若接受索氏的意見，那我們就平白放棄了與蘇聯打交道的最有力的武器：這武器即是玩弄『中共制俄共』，而繼續視它們爲個別的美國之敵」。^⑧

這些繼續玩弄「權術政治」的西方傳統的信徒們，對於索忍尼辛的切勿「以狼制犬」的呼籲，可謂充耳不聞。

五

由於索忍尼辛對「和解」的指責，很自然的牽涉到美國國務卿季辛吉的工作領域。索氏直率的批評季卿的外交政策是對蘇聯讓步與示惠。其中特以季卿曾說過的一句話：「讓我們的批評者指出避免核子戰爭的另一選擇（Alternative）！」認爲此言足夠揭穿季辛吉的本性，特別揭穿了他「最不夠資格」作一個外交家。索忍尼辛認爲外交不是科學，它是一種藝術，是涉及人性的藝術之一。把外交建立在一種「二者擇一」上，無異於把外交貶低到最下級而淺薄的水準。^⑨

對於季辛吉苦心孤詣所完成的巴黎越南停戰協定，索忍尼辛指出是西方卅年來外交上最糟糕的失敗。因西方簽署此一「偽善而有利於侵略者」的協定，替中南半島三個國家鋪好了投降之路。

索氏對季卿的一些批評，曾遭惹某些人的嫉恨，但索氏却不以爲意。他

索忍尼辛的讞論

嘗言：「真理之一言，重於整個世界。」索氏的著述與言論，實代表着二十世紀末期大風暴中人類的良知。由於他身爲蘇聯國民，在共產政權統治下，更有其獨特而珍貴的體會。

索忍尼辛並非反對「和解」，他所反對的是沒有原則、缺乏道德勇氣的「和解」。他認爲，真正的和解應具備左列三個極明確的特性：

一、要解除武裝——不僅要解除用於戰爭的武裝，而且要解除用於施行暴力的武裝；不僅要解除用以毀滅鄰邦的武裝，而且要解除用以毀滅同胞的武裝。

二、真正的和解並非建立在笑臉或口頭的讓步上，而應建立在堅實的基礎上。正如衆所熟知的聖經所言：「不是建在沙灘上，而是建在岩石上。」和解必須有一保證，方不至於在一夕之間即化爲烏有，或一夕之間即被推翻。基於此，締約的另一方必需同意下列諸約束：對於侵略有所約束，必需接受國內輿論之約束，由新聞界約束及由自由選出之國會約束。在未具備這些約束之前，和解絕無保障。

三、和解必須終止意識型態的宣傳之戰；否則，和解又從何談起？^⑩

索忍尼辛亦痛責西方政客「重歐輕亞」的短視外交政策。這種政策，坦白言之，是「選擇性的反奴役政策」。這些西方政客僅關切歐洲的受奴役者的命運，但對於人數多十倍，境況更悲慘的亞洲的被奴役者，却熟視無睹，甚至不惜以延長亞洲被奴役的狀態，來換取歐洲短暫的安全與和平。國際政治上慣用普遍性（universality）一詞，人類的「反奴役政策」，不應有所例外。須知自由不可分割，反奴役運動更是整體的。

索忍尼辛滔滔不絕的讞論「和解」之真諦，竟不期然的掀起了美國的政治風潮。季辛吉國務卿在記者招待會中，公開對索忍尼辛發動反擊，他說：「如果我正確瞭解索忍尼辛的談話，他是說，美國應採行一種侵略性政策來推翻蘇維埃制度。但我相信，如果他的意見變成美國的國策，則我們將遭到軍事衝突的極大威脅。」當記者問季卿：「你覺得美國人民大眾對和解的看法如何？」他回答道：「有人對和解具有若干錯誤的觀念，並將此事看得過於簡單。其中之一是誤認和解是吾人對蘇聯示惠，事實則是我們的外交政策不過是針對此時期的現實情形而設。」^⑪從季卿的反擊辯辭中，很顯然的，索氏的「和解」議論，對今後的美國外交政策，已投下相當的影響力。可是

季卿的反擊能站得住腳嗎？且聽索忍尼辛的話。

六

索氏以詢問的方式引述季卿的話而予以批評，例如季卿曾說：「西方國家的目的不是要尋求意識型態上的和解。」索氏答：「那就是說西方國家甚至無意去試行消除冷戰的局面，然則什麼才是他們的目的呢？」^⑫

索忍尼辛帶着一種悲觀的預言家似的態度認為，如果繼續接受季辛吉的「和解」外交，那麼就世界未來局勢而論：這種西方讓步的投降過程，勢必帶有一種如同雪崩而不可收拾的性質，在每一個延續的階段，變得更加難以支持，非得付出愈來愈多的讓步不可。索氏的話雖然令人產生悲觀，但他並不懦弱；他敬告西方領袖們需要採納其觀點，對付共黨要堅定，不可再讓步。因為共黨頭目祇敬重堅定，而嘲笑一再退却的人。索忍尼辛以其個人的生活體驗，獲得如下一項結論：祇有堅定才能抵禦暴力。

索忍尼辛不僅對當前和解政策，提出其個人的卓越見解，且又對政治道德更加發揮其精闢獨到的體認。索氏引用西方法律學者常用的一個名詞即「合法的現實」為例，極力指責其不當。所謂「合法的現實」其意是說：「承認現實，你該明瞭如果某些法律在某些國家已經成立，那麼這些法律，即使是助長暴力統治的，也得予以承認與尊重。」索氏認為這完全是把秩序顛倒了。實在說來，法律是一種人類的意圖，藉某些方法於其中，注入較高境界的道德成分。換句話說，我們力求對道德之瞭解化為法律的形式而出現——有時這種努力很成功，有時不太成功，但道德永遠在法律之上，這是我們應該始終牢記的。^⑬

我們認為，索忍尼辛雖然討論到今世的政局，以及對共黨「和解」的嚴重後果，但最基本的一點，是他強調道德高於法律，高於政治的觀念；索氏的卓見與中國的倫理觀若合符節。

我們的結論是：索忍尼辛的著作與演講，一般印象認為他是反對和解；其實他並非根本否定和解，而是不滿意現今西方對蘇聯極權無窮盡的退讓，以求獲得一時的苟安。索氏更積極的提出在某種條件下，和解始有其意義，始有其不朽的價值。索氏也告訴西方要即刻停止援助蘇聯，更有甚者，要多干預，儘量干預。索氏深信，馬克斯主義在蘇聯已經沒有人問津了，有時簡

直成爲侮蔑的對象。

在美國，不滿現行對俄「和解」政策者也不乏其人，例如賈克遜（Henry Jackson）參議員即是。但他們只是站在現實觀點，如不滿俄人對境內猶太人的壓制等等。而很少有人能進一步探討「和解」政策的主要弊害——反足以使克宮統治者更加躊躇志滿，同時更嚴重傷害俄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有之，則從索忍尼辛始。

我們誠懇地希望以素重理性的西方知識界，以及足以影響人類命運的政壇人物，應該冷靜地研討索忍尼辛言論的精義真諦，從而有所反省，知所去從。

註①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 1975, p. 4.

② *Time* (U.S.), Jan. 7, 1974.

③ Joseph Kraft, "Solzhenitzyn's Message", *Washington Post*, July 3, 1975.

④ "Solzhenitzyn—Words of Warning To America",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4, 1975.

⑤ *Ibid.*

⑥ *Ibid.*

⑦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Vol. LXIII, No. 1755, (Washington, D.C., Feb. 12, 1973), pp. 153-155.

⑧ Joseph Kraft, *op. cit.*

⑨ Alexander I. Solzhenitzyn, "Negotiates Blindfolded"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 2, 1975.

⑩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4, 1975.

⑪ *Time* (U. S.) Oct. 27, 1975.

⑫ Alexander I. Solzhenitzyn, "Negotiates Blindfolded", *op. cit.*

⑬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14, 1975.